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五十八回 韓令坤擒副孟俊 李重進結好永德

詩曰：將軍膽氣豪，竭力守城濠。
戎服領忠告，勵卒盡勤勞。
豈知勢日促，無奈國已搖。
君雖重推轂，天實厭南郊。
留此凜然體，休戚孰堪撓。

話說周世宗不允和議，率督大軍來取壽春。當時兵至城下，旨令攻城，城上矢石如雨點打來。部將張瓊見了，慌請世宗退避，不防城上一箭射來，正中張瓊背上，死而復甦。眾兵救回營中，看時，鏃深透骨，不能拔出。瓊令取酒飲了一大卮，方令手下人砍骨取鏃，血流數升，至死不變神色。後人有詩贊之：

萬騎南來殺氣高，臨危於此顯英豪。
鏃深莫出心雄烈，為願君王豈憚勞。

卻說鍾李二人回見唐主，奏知：「世宗不允和議，推其意，祇為主公不肯稱臣之故耳。為今之計，主公還須奉表稱臣，以安民庶。」唐主從其言，差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稱臣於世宗，願歲歲朝周，年年進貢。二臣領旨出朝，至周營見了世宗，俱說唐主願奉聖朝之命。世宗道：「此舉朕本要準，祇為劉仁贍據守泰州，屢抗天命，彼今若肯來降，方允爾議。」隨差中使同孫晟等到泰州城下，詔示仁贍歸款。仁贍上城，見了孫王二臣，即戎服拜於城上。孫晟謂仁贍道：「公受國恩，不可投降。」仁贍謝其教，因嚴兵以守之。中使報知世宗，世宗大怒，召孫晟欲斬之。晟道：「臣為唐宰相，豈可令節度使外降耶？」世宗嘉其忠，遂赦其罪，遣晟復唐主之命，臨行，世宗謂之道：「歸告汝主，早定所議，勿自取侮辱。」

晟歸告唐主，且言世宗本意，祇欲除去帝號，再割六州之地，輸金帛百萬，庶可罷兵而息戰也。唐主急欲議和，一一從之，復遣孫晟李德明二臣至周營見世宗，獻上六州之地以求和。世宗道：「若使稱臣於朕，須盡江北之地而後可。」乃遣孫晟等歸。世宗賜唐主書曰：

諸郡來獻，大兵立罷，但去帝號，何爽歲寒？倘堅事大之心，終無過人於險。言盡於此，更不煩示。苟曰未然，請從茲絕。

唐主得詔，復上表稱臣謝罪。李德明稱世宗威德，及甲兵精強，力勸唐主割江北之地，獻與世宗，以圖和好。唐主猶豫未決。有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微，二人素與孫晟李德明有隙，因譖於唐主道：「李德明勸主割地，孫晟賣國求榮，二人此行，必受周主之爵，故不忠於朝耳。」唐主大怒道：「二賢子何敢欺誑孤耶？」喝令將孫晟李德明推出斬之。孫晟臨刑嘆道：「臣死不足惜，惟受先帝之恩，不忍金陵一旦為周兵所屠。」言罷行刑。有詩嘆之：

奉命宣行志亦勤，謗言預入竟難分。
請看守土歸中國，惟有東門三尺墳。

唐主既斬孫李二臣，即拜弟齊王李景達為兵馬大元帥，陳覺為監軍使，領兵五萬，以拒周師。先著大將陸孟俊領兵一萬救泰州。旨下，陸孟俊來至泰州，與劉仁贍合兵固守，聲勢甚大。周兵遁去。孟俊欲進兵復取揚州。揚州守將韓令坤聞之，無心固守，將欲棄去。世宗聞此消息，大驚道：「若唐兵復得揚州，大勢去矣。」急令元帥趙匡胤領兵二萬屯六合，以援揚州。匡胤領旨，兵至六合屯扎，下令道：「揚州兵過六合一步者，斬其足。」韓令坤聞令，不敢棄城，遂嚴加防守。

世宗復自督兵，來攻泰州。劉仁贍守具甚嚴，周兵連攻數日不下。因遇秋雨連旬，營中水深數尺，又是糧草不繼，軍心惶惶。世宗與近臣商議，欲暫班師，以圖後舉。馬全義奏道：「不可。泰州乃唐之重鎮，劉仁贍智勇之將，陛下若班師南還，正墮其計。不如且幸濠州，以待諸將進取，自有成績。倘今未集事而歸，彼得躡我後矣，豈得無損耶？」世宗從其議，即駕幸濠州。那泰州城中聞報周師撤圍而去，諸將皆欲追趕。仁贍道：「汝等不見何延錫之失壽州乎？周師雖退，非戰敗而還，特因糧草之不繼耳，吾兵一動，必中其計也。」眾將嘆服而止。

時陸孟俊進言道：「公今堅守此城，吾自領所部兵去取揚州。」仁贍道：「不可。揚州韓令坤驍勇之將，非他人所比，兼之趙匡胤屯兵六合以為援，聲勢相依，勝負莫卜。不如共守此城，候齊王兵到，然後計議而行，方為上策。」陸孟俊大怒道：「若如此遷延時日，畏懼不進，何日克服故土也？」遂不聽仁贍之言，自領部兵，望揚州而來，離城五里安營。

韓令坤聽報唐兵來到，即忙整兵出迎，兩下擺開陣勢。陸孟俊橫刀出馬，指令坤道：「汝周兵不早退走，獨守孤城，直欲吾取汝首級，以獻唐主耶？」令坤大喝道：「我中國有百萬之師，平南唐在於指日，汝尚不自量力，強來戰鬥，我誓必殺汝，以伸士民之怨！」孟俊大怒，掄刀直取令坤。令坤舉刀相還。兩馬相交，雙兵並舉，好一場大戰。有詩為證：

番兵遙見北兵營，滿谷連山遍哭聲。
兵刃相迎一夜殺，平明流血浸空城。

當下二將戰到三十餘合，孟俊招架不住，回馬望本陣而走。令坤催動後軍追殺。孟俊正走之間，忽聽得山後一聲炮響，衝出一員大將，乃是元帥趙匡胤，知得揚州交兵，故此大軍從六合殺來，正遇陸孟俊兵敗。那孟俊見是匡胤，驚得心膽皆裂，那裏敢戰？回馬又走，恰好令坤一馬追到，孟俊措手不及，被令坤生擒於馬上。唐兵大敗，四散而逃。匡胤見擒了陸孟俊，收兵回六合去訖。

令坤亦收兵入城。左右綁進陸孟俊，令坤置在陷車，解赴世宗處發落。正欲推出，忽被令坤側室楊氏看見，放聲大哭，來見令坤道：「此賊昔日殺我全家百口，今日幸得相逢，望將軍勿解御營，當把此賊碎為萬段，與妾報讎。」言罷又哭。原來陸孟俊當時在馬希烈部下，抄滅楊昭耀家，以其女生得美麗，獻與馬希烈為妾。及韓令坤攻破揚州，希烈又獻與令坤為偏房。今日楊氏聞知捉了陸孟俊，欲報前讎，故此哭上帳來。韓令坤聽言，即令押回軍前，責之道：「汝今日怎不取我之頭，獻與唐主，博個節度使耶？既被吾擒，當取汝心肝，薦一杯酒，汝有何言？」孟俊道：「死則死矣，何有言耶？」令坤喝令左右，綁在木床上剮之。左右得令，一時間將孟俊首身剮割殆盡。後人有詩證之：

恃勇無謀可嘆呀，一時俘獲倒殘戈。
軍前說話先招贖，立使臨刑受苦多。

令坤既剮孟俊，軍威大振。消息傳入齊王李景達軍中，大驚不止，乃與部下商議進兵。教練吳用進言道：「韓令坤雄據揚州，趙匡胤兵屯六合，勢相依援。今大王之兵當從要路而進，先攻六合，則揚州指日下矣。」齊王從其言，下令兵馬渡長江，竟趨六合。匡胤聞此消息，即領兵馬，離六合二十里設立重柵堅守，按兵不動。過了數日，齊王兵已到了平川之地，擺開陣勢。匡胤亦領軍來與齊王對陣。牙將高瓊拍馬向前道：「汝唐兵屢敗於我，何不早降，以救生靈之苦？」齊王道：「汝等周兵，不知進退，妄恃強橫，侵我封疆，今日好好退去，可保無傷，不然，叫汝等死無葬身之地。」高瓊大怒，縱馬搖槍，殺奔南陣。齊王背後衝出一將，乃是大將岑樓景，使一把大刀，有萬夫之勇，拍馬舞刀，與高瓊接戰。兩下金鼓震地，喊殺連天。二人戰到三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南陣吳用見岑樓景戰高瓊不下，提斧出馬助戰。鄭恩見了大怒，衝開坐馬，提刀殺入陣中，把南兵衝作兩段。吳用見鄭恩威猛，不戰而走，早被鄭恩趕上，一刀結果了性命。鄭恩縱馬夾攻，岑樓景不能抵敵，拖刀大敗而走。高瓊怒聲如雷，殺聲大吼，衝入陣來。後面匡胤催軍掩殺，唐兵大敗，死傷極多。齊王不敢戀戰，與岑樓景衝開血路，逃奔野州去了。

匡胤大勝，收軍回營，諸將各各獻功。匡胤差人至世宗處報捷。世宗大喜，下令旨，駕幸揚州。竇儀奏道：「今兵疲糧少，南

唐屢敗於吾，彼之用兵已無成矣。陛下宜回駕大梁，命大將屯兵於緊要之處，以為進取之計，不出數月，彼之君臣必來納款也。」世宗準奏，即日下旨，車駕回京。賴李重進攻圍泰州，張永德屯兵滁州，韓令坤坐鎮揚州，高瓊屯守六合。其餘文武官員，隨駕班師。詔旨既下，諸將各領部兵分遣。次日，車駕離唐境，一聲炮響，大小三軍竟往汴梁進發。有詩為證：

得勝班師已獻俘，將軍預有建功謨。
兵回無阻相迎處，簞食壺漿遍滿途。

大兵分作三隊，由祥閣而回。不想世宗是夜身體發熱，遍身疼痛，急宣太醫官看脈，送藥調治。過了兩日，祇見周身發出棋子般的天泡瘡來，痛苦難挨，呻吟呼喚。匡胤等眾將寸步不離，左右服侍。世宗道：「朕心意煩悶，蒸熱發渴，有甚清潔涼水，取來與朕解渴。」匡胤遂分付眾人，四下去尋清潔涼水。眾臣領命，各各提壺執罐，分頭去尋。

匡胤自己也帶了銀壺，上馬取路而尋。當時約跑了五六里路，到一山腳邊，漸聞水聲潺潺，急下馬往前看時，乃是一帶山溪，恁的清澈，十分潔淨，心中大喜。正欲去取，忽見上流頭有三個胖大和尚，遍身破爛，坐在水中洗浴。匡胤道：「呀！我幸而看見，若不見時，取了這水，進與聖上，豈非反受其毒？」就對和尚說道：「汝等出家人，尊奉佛教，方便為心，怎的把這壞爛身軀，在水內洗淨？但知自己爽利，卻不道遭害於眾民，飲之皆受其毒。汝等慈悲之心，豈如是乎？」那三個和尚呵呵笑道：「貴人有所不知，我等三人，原非洗浴，祇為被柴王拿去燒得痛苦，故此在這涼水中浸著，覺得有些好處。」匡胤聽畢，猛然驚悟，暗想：「這等說來，這三個和尚莫非就是三尊銅佛？如此顯靈，真令人不可思議。」遂合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。我周天子祇為五代干戈擾亂，欲救生民，故此起兵剿除偽命。又因軍士缺少錢糧，無處取給，萬不得已，暫借菩薩金身，權為救濟，不想造下罪孽，無量無邊。但佛祖當時曾有割肉喂鷹捨身喂虎之事，伏願推此慈悲，矜蒙赦宥，念周主原係為民救急，非關昏德荒淫。俟歸朝之日，虔心懺悔，重塑金身。望菩薩容納。」那和尚道：「那些小事，僧人原也不計。但蒙貴人應許選我等法像，當得與他醫治了罷。況他還有二年君位，此時未致有傷，祇因火熱太猛，聊為示罰而已。貴人祇將此水取去，搽上患處，自然愈好，速請回駕罷。」

匡胤頂禮拜謝，抬起頭來，不見了三個和尚，心甚驚訝。慌忙將銀壺舀取溪水，上馬飛行，回至營中，問眾臣道：「汝等取水，聖上可曾飲麼？」眾臣道：「飲雖飲了，祇是疼痛不止，此時覺得昏迷更見沉重。」匡胤忙進御營，取過金盆，將水傾出，用孔雀毛撩水，搽勻瘡上。世宗正在昏沉，覺得一時暢快，心地清涼，開眼一看，正見匡胤手執羽毛，撩水搽瘡。祇見那瘡自經這水一搽，即便愈好，真是甘露沁心，手到病除，不一時，遍體瘡痍歸於無有。世宗問道：「二御弟何處得此仙方，與朕療治？」匡胤即將山中尋水，遇見佛祖之事，細細奏明。世宗亦甚驚異，道：「佛祖顯靈，原來如是，待朕回京，當即鑄造。二御弟為朕治疾，功莫大焉。」匡胤道：「此乃陛下之福，臣何功焉？」世宗大喜，即命發駕回京。

大軍在路，自是無詞。駕至汴京，早有在朝文武迎接進朝。世宗分發眾臣，駕返宮中，朝見了太后。時正宮見駕已畢，聞知世宗在路患瘡，今見龍體遍滿大疤，不覺笑道：「陛下遍身鱗甲，切勿飛去。」世宗道：「前日滿身疼痛，數次昏迷，恨不能插翅飛來相見。」因將銅佛鑄錢及取水遇佛等事，說了一遍。太后道：「我兒，既有此事，當擇日開工，鑄還法像，我等內宮所有金銀，亦當幫助。俟完功了願，懺悔往愆便了。」世宗拜謝，與皇后辭回寢宮，當晚無話。

再說各家功臣盡都回家歡樂，惟有高懷德悲苦萬分，迎弟棺木，搭廠開喪。在朝文武官員，俱皆祭奠。喪事已畢，歸葬墳塋。此言不表。

且說世宗一日升殿，受百官朝賀畢，宣南宋王趙匡胤上殿，慰之道：「朕自親征南唐，雖未得平伏，然屢戰得捷，皆賴御弟之力，其功莫大，朕當酬之。」匡胤奏道：「此皆陛下鈞天之福，與諸將效命所致耳，臣區區之力，何敢任功？」世宗道：「御弟勿謙，南宋王乃閑職，不可久居，今加授為定國節度使，兼殿前都指揮使。」其餘從征諸將，各有封賞。高懷亮沒於王事，封贈忠勇侯，其下軍士，盡行給賞。當時匡胤謝恩已畢，因薦趙普有大用之才，宜當重任。世宗即封普為節度副使。是日，君臣朝散。

數日後，有張永德表奏李重進停留怠緩，不肯進兵，實有反叛之心。奏上，世宗對眾臣道：「知臣莫若君，李重進忠勤其職，焉有反心，此特永德之捕風捉影耳。朕若下詔慰諭，反啟其疑，莫若故為不知，徐觀進取何如耳。」眾臣道：「主上之論甚善。」世宗即匿其事不問。

卻說李重進軍中已知永德表奏之事，重進乃單騎至永德營中。軍士報知永德，永德問道：「他帶多少人來？」左右道：「祇單騎耳，別無隨從。」永德遂乃出迎。重進下馬，與永德挽手進營，二人相見，賓主而坐。永德分付部下，擺酒款待，從容宴飲。酒至半酣，重進謂永德道：「吾與公乃肺腑之交，為國家大將，同心共濟，何用相疑？昔戰國時蘭相如與廉頗，後私讎而先國難，人皆慕其義，今吾與公，幸得相與笑談，敢不效蘭廉之風，而多所猜忌耶？」永德拱手道：「小弟之過，今知罪矣。」由是，二人之疑釋，兩軍亦各相安。有詩為證：

單馬趨營智識高，一時論說怨頓消。
心交義合相歡洽，應是周王重俊豪。

此時南唐主探聽張李二將交怨，與群臣商議用反間之計，密地將蠟書送與重進。重進拆開觀之，其書云：

將之有權無權，祇在時勢。今聞足下受周主之命，屯兵泰州城下，以絕南唐餉運，城孤勢殆，果幸計也。然吾守將劉仁贍，有匹夫不守之志，且城中府庫充足，嬰城以守，雖來百萬之師，未易窺也。近聞張永德心懷私怨，致書於朝，言足下停兵不進，似有陰謀。朝廷聞之，寧不疑乎？一朝兵權削去，放居散地，誠匹夫之不若矣。何如擁兵自守，為子孫之計之美也？不然，若肯傾心投款，孤當以重鎮封足下，決不相負。

重進看罷書，勃然大怒道：「豎子此謀，欲反間吾君臣耶？」即令囚下來使，以書呈報世宗。世宗得書大喜，謂群臣道：「重進不負於朕，斯言信矣。」群臣皆稱賀。范質奏道：「帥臣忠勤若此，何患南唐不滅乎？陛下但俟捷音而已。」世宗乃加授李重進為青州節度使。下詔在外將士，各宜用命。使臣頒旨，赴各軍宣示。不提。

祇說世宗一日召華山處士陳搏進朝，欲拜為諫議大夫。搏奏道：「臣野心麤性，無志於功名久矣。」力辭不受。世宗問搏以飛升之術，陳搏奏道：「陛下貴為天子，當以治天下為務，安用此哉？」世宗道：「朕欲用卿共治，何如？」搏道：「堯舜在上，巢由各得其志。」世宗知其終不可屈，詔許還山。陳搏臨行，遺詩一首云：

十年蹤跡事，富貴夢中看。
紫闕誰人管，陳橋帝子安。

是日所遺之詩，近臣抄錄，奏知世宗。世宗看其詩句，幽深玄遠，不能參解，遍示群臣，莫曉其意。世宗命藏之金櫃，俟後參驗。下旨設宴崇元殿，君臣歡飲，喧暢一堂，盡興而散。

時趙匡胤回府，不料趙弘殷中風，叫喚不應。匡胤急請太醫看視，太醫道：「此乃中風不語急症，下藥恐不應驗，奈何？」匡胤道：「與其坐視，寧可服而勿效。汝但對症下藥，決不罪汝。」太醫依命，遂用牛黃鬱金等藥煎劑灌下，終於不省人事，病勢轉迫。一面令人覓取妙方。守到五更，趙弘殷命限告終，漸漸氣絕。匡胤等合家大小，痛哭不已，入殮諸事，不必細表。次日，報奏丁憂於世宗，又訃告在朝文武，開喪設祭，禮懺誦經，照俗行事。世宗命右相王朴代為主祭，眾王侯陪喪。至五七出殯安葬，諸事已畢，匡胤在家守制。按下不提。

卻說鄭恩自從班師回來，與陶妃久別，彼此羨慕，魚水之歡，恩情倍篤，勝似新親滋味。受享那杯中之趣，裙下之歡，溺愛沉湎，夜以繼日。不覺三月有餘，鄭恩身體發燒，嗽聲不止，飲食減少，坐臥不寧，忙請太醫調治。那太醫診按脈理，早知其詳，躬身指陳，說出這病源來，有分教——為貪被底風流，免卻行間爭鬥。正是：

人生貪甚名和利，樂事何如色與醪。

畢竟太醫說出甚麼病症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